

一个后街男孩青春，躁动，情爱，癫狂的

朋克生活

大可 / 著



四川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积木生活/大可著.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2. 12

ISBN 7-80608-788-5

I. 积… II. 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9568 号

积木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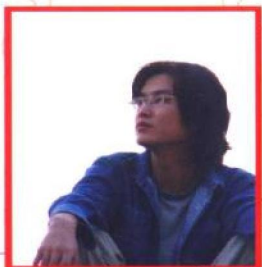
大可 著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社 址: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厂 址: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
邮政编码:730030	邮政编码:101113
电 话:(0931)8454246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版 次:200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10	印 次:2003 年 2 月第 1 次
字 数:130 千字	印 数:10000

书 号:ISBN 7-80608-788-5

定 价:19.00 元



作者简介

大可原名刘琦，1980年2月29日生，现就读于北京某大学广告系。大学期间创办过一份校刊，在北京的多家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在一家报社做过一年的记者和编辑。自认为幼儿园时是乖孩子，小学时是好学生，初中时是闹学生，高中时是坏学生，大学时不像学生。只信守一条真理：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序

石 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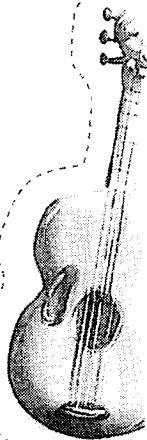
又是老生常谈的混乱的青春，然而却令人感到亲切，这一切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想，它大概已经或者将要发生在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吧。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故事还是一种现实，我希望它是一种现实，它讲了关于一个人的大学生活，其中的每一个人物——大可、冰、盼盼、大猪、胡飞、芳芳什么的，都有那么一点儿可信，好像拥有年轻的心就会叫人感到伤害，如果故事里的主人公已经懂得了什么是伤害的话。

一切源于人们的存在，这一点，我想是无须特别提及的。

也许真是每一拨儿人都拥有自己的故事，那是他们在愿望受挫之后，不得不蓦然回首之时所发生的，这种故事令人叹息，无常的人生，无法理解的自我与他人，还有青春所特有的骄傲与自卑，固执与无奈，不过，合上书，一切也就烟消云散了。

我觉得作者是有激情的，那是一种对于自己的激情，





通过他的执着与梦想，在文字中透露出来，那些普普通通希望得到一些什么东西的人，那些普普通通的生活琐事，被作者用回忆组织起来，似乎等待着什么特别的确认，作者需要确认什么呢？莽撞与深情，寂寞与冲动，还是一团理也不理清的迷雾？我不知道。

不过，阅读那一行行沿续下去的文字，也许可让读者了解作者的心，一颗急切地想述说的心，他把自己试图述说的疯狂端到别人面前，叫人去感受，你也许不知道那是一种大胆与疯狂，但在我眼里，那至少是一种毫不犹豫地忘情发泄，好在作者把一切说完，便安静了。

一般来说，作者需要听众，需要听众对他的话有所反应，我希望读者们能够对这本书做出反应，有时候，这种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像一个游戏，不幸的是，当你真的把这件事当作游戏来做时，你便落入一种无意思的阅读之中了，事实上，那不是游戏，那是一种内心的碰撞，如果你被撞着了，别抱怨，也别生气，那总比什么也没有发生要好——什么都比麻木不仁地生活下去要好，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是一本挺不错的青春小说。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2002年初冬于北京东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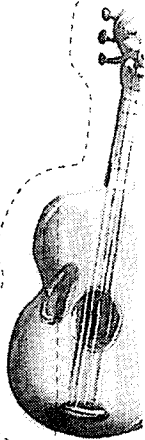


自序

写这十几万字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如此真诚地去面对自己的内心，并用文字把它们如实地记录下来，这样做带给我的只有回忆的痛苦。我希望每一个拿起这本书的人都可以看完它，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一个人真实的变化，那是我一生中不会再有的东西。

我真的希望自己可以听从别人的劝告，他们告诉我写小说就是编故事，那样我也会快乐许多。我不知道自己以后会不会这样去做，但是我已经在本书里无可救药地记录了生活。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但是我不后悔拥有过这份执拗的真诚——它让我永远感动！

惟一想对大家说抱歉的就是书中文字风格上的一些改变，因为这里面的许多事情都是一边发生一边被写下来的，所以我无法做到文字上的一气呵成，这也许影响了一些朋友的阅读习惯，但是我只能这样，因为这本书随着





我一起成长,它的幼稚和成熟都是属于人生的变化,已经无法再做任何修饰。

谢谢所有从我身边走过的朋友,无论你们最后是否留下,你们带给我的生活我都不会忘记!把这本书献给你们,献给那些曾经的快乐和痛苦,献给和你们一起走过的日子!

大可

2002年10月4日



目录

1 最初的快乐	1
2 怀念张狂	12
3 青春期回忆	22
4 “圈儿”里的路	26
5 温习检查	38
6 胃部清洗	47
7 秋天的孩子	55
8 日本处女	65
9 无奈的新人	73
10 猪的愤怒	81
11 网络惊魂	87
12 谁动了我的自行车	92



13 颠倒的舞台	100
14 告别亲人	105
15 美女胖子是高科技	116
16 大学男生的圣诞夜	123
17 医院里的加餐	130
18 考试游戏	139
19 不按规矩出牌的盼盼	147
20 失去朋友	156
21 “除夕”属于谁	164
22 开始变化	173
23 我怎么学会忘记	183
24 第二个母亲	192
25 青春战“痘”	201
26 死期存款和股市臭泥	208
27 作茧自缚	213

28 冰会消失吗	221
29 疯子的人生被真情毁掉了	229
30 虚伪的快乐	235
31 冰冻后的哭泣	242
32 生活和师哥都被打烂	247
33 婚姻梦想	254
34 能不能抓住救命稻草	259
35 我的幸福时光	266
36 有没有爱可以重来	274
37 糊泥的人生	280
38 为什么猪会变化	286
39 丧失交流	293
40 冰真的化了	299
41 积木崩溃	305
不是结局	310

我过着自己不想要的生活，它像一个在街上滚了无数遍的西瓜，外表虽然光滑，但里边烂了。我还有朋友，他们差不多都还活着，这让我高兴；我们都在挣扎，逃避即将到来的快乐或是痛苦；我脸上永远有笑，但眼神永远迷茫；我没有钱，也看不起钱，但我知道自己需要它——我没有真正的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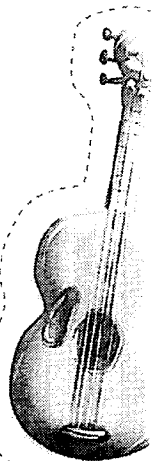
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只是把我的一段生活和那些嵌在这段生活中的人像积木一样堆积起来，直至最后看到这些积木不堪重负地倒塌。

我和他们一起在生活这个烂西瓜里游着泳，那是一滩鲜红的糍糊……

1 最初的快乐

我厌恶地看着这所学校，看着生气勃勃的人们像大便一样从校门中拥挤而出。

我今年大二，学广告的，属于那种思想深刻的的不学无术之人，每回一想到自己还要在这所造粪机器里生活将近三年我就一阵阵恶心，恶心到我今天又没来上学。





有的人喝酒是先含蓄，等喝高了以后豪放。我们三个人凑到一起是从一开始就豪放，喝高了以后发疯。

这所大学是不住校的，时下小学中学喊着“减负”，大学不甘寂寞，撕肝扯肺地喊“扩招”，穷人摆阔，摆了个轰轰烈烈的空壳。我们是那拨儿小学升中学都头悬梁、锥刺骨的苦孩子，心想减负没赶上，赶上个扩招也知足了，窃喜半天，一入学才知道，把学生扩招了，学校可是没扩建，什么时候扩建？反正是我们赶不上的时候。咱们中国人穷有穷的办法，在闹市区的胡同里买了一所小学，牌子一换，直接改学院了。这学院就一楼，连操场都没有，住校就更是天方夜谭。

这座象牙塔是真小啊，小到我都脸红，小到我头一次来在胡同里找了两遍愣没看到它，还以为是个大型一点的公厕呢。

高考就是这样，生猛得像旧社会的包办婚姻，学生处心积虑地折磨了自己十好几年，到头来不容多想，生米直接做成熟饭。以至于我现在一想到高考脑子里总浮现出一副恶商人的嘴脸，拿着垄断商品冲我叫：“买不买？爱买不买！我还告诉你，有的是人等着买！”

我这就真买了……

大猪和胡飞被从校门里拉了出来，大猪一见蹲在路旁的我就说：

“哟，大可！要方便进去，干嘛在厕所门口蹲着！”

我面无表情，伸出两个手指对着大猪勾了勾，大猪挪动一下他二百斤的身躯，把猪头探了过来，我凑到他耳边





说：

“你知道每次我在学校门口看你们下学都想起什么吗？”

“什么？”大猪的胖脸颤了颤。

“屎里没消化干净的玉米粒，你就是最大的那一颗！”
我说完狂笑。

大猪默不作声地用屁股一拱，我仰面朝天坐到了街上。胡飞笑着过来把我拉起，我给了大猪一拳，我们三人勾肩搭背，占了半条马路。

“嘿，哥们我昨儿上网玩‘星际’，打遍天下无敌手。”
胡飞操一口湖北普通话夹着从我和大猪那里生搬硬套的北京方言骄傲地说。

“你是大便天下无敌手吧！”这回我和大猪异口同声。

大猪和胡飞都跟我不错，都大大咧咧地活着。我们都像洒在地上的水，放荡形骸，活得没有条条框框，我们也乐于这样。

我们正嬉闹着，后面走来一人拍了我一下，我扭头看见一个矮胖老头站在我身后，最大限度地抬着头，两眼直视我的前胸：“你今天怎么又没来上课？”

这老头是我们班的古汉老师，学问极好，据说还是一个闻名海外历史学家的关门弟子，在学校倍受尊敬，但学问做得多了，身上不免有股痴气，又遇上我们这样一帮只

爱现代不爱古代，使惯了简化字的朽木学生，只好在痴气的上面又多了一股怨气，也不知这是古人的无奈还是今人的无奈。

我一边掏烟一边说：“哎呦，我今天吧……有点事……您抽烟、抽烟……”

古汉老头摆了摆手，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把烟接了过来，我忙给他点上。

“你就混吧，看你最后能学着什么！”古汉老头深吸一口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是，是，我下回一定去！”我点头哈腰，心想：我他妈什么都学不着也不学甲骨文。

我们留下古汉老头一人等公共汽车，继续往前走。

“你们听说过罐里养王八么？”大猪问。

“听说过，怎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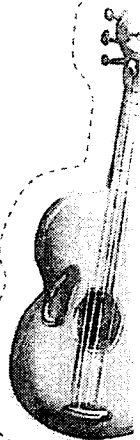
“其实还有下半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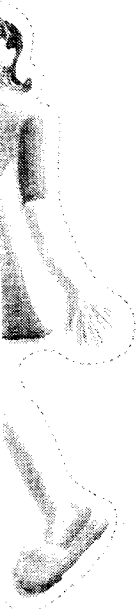
“下半句什么呀？”我不解。

“胡同里养古汉老头！”

我们听完狂笑，街上的人无不侧目，从他们的眼神中明显表露出两个字——有病！

中国和国外的迷信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有天堂和地狱，区别只是改变了掌门人的人种和称呼。一般来说像我们这种人死后都落不了什么好，口上无德在中国是要被小鬼割舌头的，在国外怎样我就不清楚了，好像是把魂卖





了，然后头上长角背上长翅屁股上长尾巴，笑嘻嘻地飞来飞去。所以我认为还是外国的好，不从我身上拿东西还给我不少，形象也和天使差不了太多……

我正论证着天堂和地狱，大猪和胡飞却已经把我拉进了学校附近的那家新疆馆，我知道他们准备开始论证啤酒的酒精含量转换成血液中酒精浓度的比例关系了。

新疆馆的老板在门口坐着，我们学校不少女生说他长得帅，确实，他在新疆人里也算精神的了，有着我们没的深眼窝和高鼻梁，我们常来这儿吃羊肉串，就和他混熟了，我见过他的老婆，像一个吹大了的气球，也许十八、九岁的时候漂亮过，但现在就是像气球。老板十六岁结婚，现在三十出头就有六个孩子，我不知道这些孩子是不是都是他气球老婆生的。

老板一见我脸上就挂了笑，用手往屋里一指，“啊！快进去吧，多喝点啊！”我笑着点头，扶了一下他的肩，进了屋。

我们在脏兮兮的桌子旁坐下后，大猪冲一个新疆小伙子叫：“兄弟，嘿！兄弟！拿半箱啤酒，仨杯子！”我们不管这儿的招待叫“伙计”，新疆人不爱听，我们叫他们“兄弟”，这也是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

“干喝呀！肉呢？”我用餐巾纸擦杯子。

“给烤三十个羊肉，仨腰子，快点呀！”大猪接着对“兄弟”说。

有的人喝酒是先含蓄，等喝高了以后豪放。我们三个人凑到一起是从一开始就豪放，喝高了以后发疯。一般都是大猪先倒满，然后说：“哥们儿先走一个！”一仰脖喝光，然后我和胡飞必须紧跟着他“走”一个，不然他就急。这么一个接一个的“走”来“走”去，最后就全都走不动道了。

今天“走”了几个之后，“兄弟”把一盘羊肉端了上来，我伸手拿了一串，咬了块肉在嘴里。

“怎么放这么多辣椒啊？”我叫着，赶紧又“走”了一个。

“辣椒多了好吃。”胡飞一吃东西就砸吧嘴，那声音听得人脑仁发麻。

“你当谁都跟你那湖北一口味儿呀，我脸上这包算白治了。”我摸着刚平整了几天的脸。

“你丫什么都不吃，这包该长还是得长，要不怎么管你叫‘豆围’呢。”大猪吃着肉，幸灾乐祸。

“你别乐，暑假刚得完痔疮，你又吃辣椒，你看着，你还得犯，又是你趴床上呲牙咧嘴换药的时候了！”我揭大猪的短，胡飞在一旁笑。

“我就乐意得，天天歇着，还有小护士给换药，这福你还享不了呐。”大猪强词夺理外带自我安慰，不自觉地动了动屁股。

“你就烂屁股去吧！”我笑着说。

“兄弟”又拿上来两个腰子，都是半生不熟、滴答着血

